

# 全球偃姓发源于这个近700岁的村庄

“先祖已逝,功德永存……辉煌前程等待后人,我们要弘扬先祖美德和奉献精神!”清明节当天,常州溧阳市沙涨村,偃(xiè)姓后人念诵祭文的声音在村子里回响,这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祭祖仪式,已经连续多年。

在近700年的历史岁月里,这个村庄繁衍出一支遍布全球的偃姓血脉。随着城市化进程,很多人离开了村庄。如今,政府相关部门正制定规划,保护这个历史文化名村。村民也一直在自发保护和继承村里的传统。

现代快报+记者 宋体佳 文/摄 后期 王曦



偃(xiè)姓后人祭祖 扫码看视频

## 宗族后人回村祭祖

4月5日上午,沙涨村合刺普华墓园内,建于明朝的“石像生”排列在行道两边,160多位偃普宗族后人分列站在合刺普华、偃文质等先祖墓碑前。从地面张贴的站次序可以看出,这个家族已经有了第32世子孙。当天前来祭拜的族人中,大多数已经搬离沙涨村。登记在册的218户常住人口中,只有4户仍留居在村庄里,剩下的都搬到附近安置小区,住上了楼房。

祭文念毕,160多位族人脱帽、低头,向先祖墓碑鞠躬致敬。

清明祭祖是沙涨村重要的宗族活动,为了迎接这一天,51岁的偃亚伟已经忙活了很久,打扫房子、清洗

餐具、买菜请厨师……每一件都做得极为认真。偃亚伟是沙涨村的村民小组长,也是为数不多的留守者。据他介绍,前来祭祖的160多位族人从江苏南京、安徽广德等多地而来,不仅为了祭祖,还要商讨宗族事务。

祭拜结束后,族人们陆续回到村庄礼堂,按照约定的秩序落座。红烧鱼块、水煮河虾……精心准备的餐食摆满了桌子,杯盘碰撞的叮当声里,人们说起各自的生活,怀念沙涨村发生过的一件又一件琐碎小事。唢呐器乐的声响和喧闹的谈话在烟气中交织。

## 祖先是元代古回鹘官员

沙涨村方圆约1公里,人口最多时住着170多户、600多人。在偃家人

的记忆中,过去的沙涨村有三街六巷,都是青石板铺路,雨天里也干爽。

过去,村西那方大墓,村民只知道是祖坟,却不知墓主身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里出土了一块墓碑,上世纪九十年代,溧阳筹建博物馆,整理清点库存的石刻件时,经过对碑文的研读,才揭开了有关沙涨村和偃姓由来的答案。

“墓主人叫合刺普华,他是元代古回鹘官员,他的儿子在溧阳周边做官,买地把父亲的墓迁葬到了这里,也同时在这里安了家。”偃亚伟告诉现代快报记者,《元史》记载,合刺普华是元代官员,死后被封为高昌郡侯,葬于山东。他的长子曾担任广德太守,期间在溧阳沙

涨村购置田产,将其父迁葬于此,并取得漠北高原“偃攀河”的首字为姓氏,更名为偃文质。偃姓由此发源,并繁衍生息至今。“除了偃姓,合刺普华后人中还有一支改姓普,也生活在沙涨村,所以才有偃普宗亲的说法。”

偃姓诞生后,很快就迎来了“高光时刻”,偃文质的五个儿子和一个侄子陆续科考中了进士,朝廷专门在沙涨村立了一块“五桂坊”牌坊,用于表彰偃家“五子登科”。其中,儿子偃哲笃考上进士后,做过元朝的礼部尚书。到了明朝,偃哲笃的儿子偃斯历任户部尚书、吏部尚书、礼部尚书等职,也就有了“父子两尚书”的说法。偃斯的兄弟偃逊在高丽国担任高官,也由此将偃姓血脉传播至韩国。据史料统计,偃氏家族在历史上总共出过八进士、两尚书、七宰相。到了当代,沙涨村也走出去不少知名学者和企业家。

## 大部分村民搬到新小区

偃亚伟回忆,小时候村里到处都是高大的树木,河边的码头以及村中的道路都是石板铺的,村里住房大部分是青砖黛瓦的老屋。缭绕的炊烟,以及盛夏在大树下纳凉的人群,都在表达一个家族式自然村的人丁兴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种机械加入沙涨村的农耕生活,石板路逐渐损毁,一幢又一幢小楼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家前屋后全都铺上了水泥路。

与之对应的是,村里的人越来越少,一些外出经商、求学的人在城里安了家。留守溧阳的也在城镇里

买了房。2013年,附近新建了钢铁厂,当地政府就近开发了安置小区,大部分村民住进了楼房。村中仅2家4户留守,沙涨村也从此冷清下来,只剩下石像、古树和老屋继续守护着空村西侧的大墓。

## 政府正制定保护规划

目前,沙涨村有历史民居建筑43处、传统风貌建筑18处,石刻文物、古树名木众多,树龄超百年的就有16棵。1998年,在村庄“身世”弄清后不久,合刺普华墓被列为溧阳市文保单位。四年后,又被列入江苏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村里的古树被编上号,挂上了古树名木的名牌,有价值的石刻也被清理收藏。

2017年2月,沙涨村被确定为江苏省第八批历史文化名村。此后,当地规划部门专门制定了《溧阳市沙涨村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2019年,沙涨村又先后入选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和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在民间,2014年,在学者偃正才的引导下,村里成立了文化研究会和老年协会,同时还确定了清明祭祖、重阳敬老、入夏奖学的族规,这也成为这个家族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每年清明、重阳,远在外地的偃姓人会回到村里。

“村里的路要复原,房子也要修缮起来。”年逾花甲的偃建平说。退休后,偃建平开始研究家族史,清明当天专门赶到沙涨村。

现代快报记者从溧阳采访获悉,以保护为前提的美丽乡村规划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

# 听! 血液里喊出的邳州运河船工号子

老船民希望传承下去,年轻人让文化遗产“活起来”

“嘿啦啦嘿呀,唉嗨哟……”清晨,在江苏新沂窑湾大运河边,石长青和刘广顺两位老人哼唱起记忆深处的号子声,手和身体自然地跟随节奏做起摇橹动作。对他们来说,这号子是从骨子里、血液中喊出来的,是船工们生命中不可缺少的旋律。

如今,运河之上,飘摇的木船消失了,拉纤的身影不见了,空中飘荡的号子声,也被江风吹越越远。这濒临消失的劳动者之歌该如何保留、传承?近日,现代快报记者来到邳州、新沂等地,寻访这大运河上最美的声音。

现代快报+记者 张晓培



撑篙号子场景 贾传军 摄

## 嘹亮船工号,几代船民的灵魂

“我生在运河边,住在运河边,喝运河水长大。”71岁的刘广顺,出身于船工世家,打小就跟着爷爷和父亲在运河上跑船,一年365天都在船上,幼时便学会了船工号子。

“船工号子是劳动人民的口号,号子一响,大家有了节奏,劲往一处使,就不感觉疲倦了。”谈起几十年前的跑船往事,刘广顺仍记忆犹新。“算上我这一代,我家已经有7代人在大运河上跑船。以前条件艰苦,船上生,河里长,婚宴都摆在船舱里。”刘广顺说,他们靠水吃水,运河的繁荣让家里的船从小木船变成了水泥船、钢船,日子忙活却很幸福。“一边跑船,一边唱着号子,这就是我的童年。”

水深时摇橹,水浅时拉纤……行船过程中每到需要出力的时候,号子声都会响起。“使点劲呀,嗨嘿呀,趴趴腰呀,嗨嘿呀……”聊起运河上的往事,刘广顺总会情不自禁地唱几句。“那时候很多老板需要雇船工跑船,谁唱的号子好,谁声音洪亮,谁的报酬就高。”

船工号子,是船工们在拉纤、行船过程中,为了力往一处使而自然形成的一种口号。刘广顺说,他对号子的感情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号子声是祖辈们自强不息的精神遗存,早已融入几代船民的生命中。

## 抢救性保护,船工号子申遗成功

邳州位于苏鲁交界处,微山湖南岸,历史上,大运河邳州段是漕粮北运的重要通道,新中国成立

后,又成为北煤南运的水上交通干道。

“我祖籍邳州,或者说没有祖籍,就是随着船漂,可以说是听着父辈们的号子声长大的。”今年66岁的石长青,对运河号子也有着难解的情缘。眼看身边会唱号子的老人越来越少,石长青急了,他想把这珍贵的声音保存下来。

“最难的就是找人,找会唱号子的人,有的老年人也只记得几句,就这样你一句我一句,慢慢才整理出来。”多年来,石长青通过到处打听,遍访昔日老船工,走访老码头,将他们口中的号子整理成录音,一点一滴补充完善,一字一句推敲打磨,“船工号子”的章句韵律,又渐渐从老船工们的朦胧记忆中被唤醒。

“整理好一听到完整版,心脏就扑通扑通跳,太激动人心了。”石长

青介绍,邳州的船工号子按劳动工序分为六类,即起锚号子、撑篙号子、摇橹号子、拉纤号子、打蓬号子、绞关号子,通常都是一人领唱,其余众人唱,领、和呼应紧凑,大多为语气词,没有特定的歌词内容,一般都随物起兴,曲调或宛转悠扬,或高亢有力。

石长青不仅将这些号子整理了出来,还组织排练演唱宣传,让一个时代的旋律再次响彻运河两岸。

“再不收集整理,就真的来不及了,目前邳州会唱号子的不到10人,而且都年事已高。”石长青说,2014年,在邳州市政府和当地文化部门的努力下,邳州运河船工号子成功申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石长青和刘广顺成为邳州运河船工号子代表性传承人。

记者了解到,由于邳州的运河水势平稳,没有激流和险滩,所以邳州运河船工号子喊起来比较悠闲,在长期地传唱中,又广泛地吸取融入了运河沿岸地方戏曲、曲艺和民歌声腔,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韵律,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

## 年轻人让运河文化遗产“活起来”

悠悠运河水,嗨哟船工号。

为了守住几代船民的灵魂,邳州运河船工号子被当地文化部门精心编排后搬上舞台,让更多人了解到了运河上那个时代的强音。

“手放松一点,就是摇橹的动作……”在窑湾运河边,1997年出生的盐城小伙彭义康,正跟着石长青和刘广顺认真学习唱船工号子。“他是我的徒弟,也会是以后的传承人。”看

着小彭踏实学习的样子,石长青满脸自豪。

彭义康在中国矿业大学读研二,学的是音乐专业民族音乐研究与实践方向,一年前机缘巧合接触到了邳州运河船工号子,便拜师学艺,直至今日。

“我感觉旋律非常好听,无论是音乐的艺术性还是师父们对号子的执著,都深深打动了我,我会好好投入认真学习,通过我的力量把它传唱下去。”彭义康告诉记者,虽然船工号子已失去了活态,但音乐里充分体现出船工们的拼搏精神,这种精神是号子这种音乐里所独有的,更值得保护与传承。

“今后我可能会用各种方式,比如把号子编排进戏剧作品,或是和流行音乐相结合,用更多年轻人更易接受的方式,把船工号子传承下去。”彭义康说,他会尽己所能不断赋予号子新的时代活力,另外也希望有更多年轻人加入进来,更好地去传承这项艺术。

记者采访时,邳州市摄影家贾传军一直用手相机记录下船工号子生动的演绎,他说,自己生在运河,长在运河,工作也在运河上,他对运河有一种独特的情愫。“船工号子是运河上特有的文化,我会用照片及视频把它记录下来,让珍贵的运河文化遗产‘活起来’。”

贾传军有个计划,他打算系统地实地取景拍摄,请会唱号子的老船工登船还原行船时几个环节,记录下几代船民记忆深处的号子声。

“我还有个小心愿,希望把我们邳州运河船工号子的声音,捐赠给大运河博物馆,让更多人听一听。”石长青说。